

祝敬爱的母校青春永驻

○ [越] 张玉淑 (1966精仪)

我是越南留学生，1961年9月入清华精密仪器和机械制造系，1966年毕业回国，一直当大学教师至今。

回想50年前，做梦也想不到能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读书。50年前，我们越南北方刚刚解放，我原来是一个少生军，从越南南方集结到北方，我的学历只是初中高年级水平，1957年进入工农补习学校，经过两年努力学习，高中毕业考试五门课都得5分，所以国家派我到中国学习。

1960年学习了一年汉语后到了清华。一到学校就得到学校领导的照顾和关怀。我记得那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，但还是克服困难为我们越南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。记得开始我们住在三号楼，每房间住两个人，一个是越南留学生，一个是中国学生。上二年级时我就搬到静斋，条件比三号楼好，我和方刚同学住在一起。在清华五年里，我们所有越南留学生不但学习到科学技术知识，又学习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。50年过去了，但在母校的那些日子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中国人民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，又给了我们抗法、抗美救国斗争有效的支持。记得胡志明伯伯叫我们要好好地学习，好好地 and 中国人民同甘共苦。记得每年暑假我们都要去中越友好公社劳动，和中国社员一起劳动，同吃同住。

回想在清华，老师们讲课都很热情，课后还对我们个别辅导。各位老师严



谨、勤奋、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们肃然起敬。1960至1962年那几年，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真的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、在劳动和建设社会主义。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……”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……”的嘹亮歌声响彻天空。

毕业回国，在母校学到的专业知识成为我立身之本，开始我就在高教部当研究员。1969年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科学研究院当研究生，1973年回国又在越南高教部教育改革委员会当研究员。不久后，越南南方解放，1976年我被选拔到胡志明市一所工业大专学校任副校长、校长。1984至1992年被提拔任胡志明市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。1992至1999年担任该校机械自动化系系主任。1999年退休后，被胡志明市市政府聘请到一个半公立工艺与企业管理学院当校长。2006年至今我任私立远东工艺学院的董事长。多年来，不管什么岗位上

我都坚守岗位，遵循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校训，不断努力克服工作上的困难，将母校所教的知识奉献社会。

我们在清华读过书的越南留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为对国家的有用之才。有的为国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有的当了部长，有的到了军队服务，大部分人都在研

究院和大学教书。能有今天，我们都非常怀念在清华的那些日子。自1997年以来，每年校庆我都回清华园，看看老师和同学，亲身感受母校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由衷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，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，在此遥祝敬爱的母校青春永驻！

一号楼的回忆

○ [美] 宿俊山 (1978级水利)

最近，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评选清华园为世界最美校园之一（第十名），不禁勾起我对清华园的回忆。想写点东西，但又怕写不好。在海外“插队”久了，英文没什么长进，中文倒忘得差不多了。真是丢了西瓜，芝麻也没捡着。还好，只是给自家同学看，也就不怕献丑了。

我们在清华五年，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住在一号楼。对一号楼的印象太深了，就写点一号楼的东西吧。

接到清华录取通知书，很是兴奋。当晚做了一个梦：清华到处是高大的红楼（那时我刚读过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。我把北大红楼当成清华的了）。我是1978年10月9日报到的。学校把新生先从火车站接到礼堂，再由各系接到宿舍。我记得是栾浩把我接到了一号楼。他还用自行车带我去四食堂和校园各处转了一圈。

一号楼位于清华园的最北部。再往北就是过苹果园到清华北门了。距离上，全校所有宿舍中，一号楼距清华南门外的331车站最远。每次从331车站走到宿舍都



左起：王骏、王冰、宿俊山、何奇、赵崇斌1978年于颐和园

是很辛苦的事。一号楼与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楼一起是清华1949年以后最早的建筑物，是由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指导设计的。其中，二号楼最大，一号楼第二，三号楼和四号楼一样大，居后。

从外观看一号楼，真是气派，五层，红墙，大屋顶（不像北大，清华大屋